



五月艾香袭人

□仪征 王晓

不管不顾、敢爱敢恨的烈性人生。艾草的外表很阴柔，内在很刚阳。

端午前些日子，祖母会早早割上一捆艾草，晒干。端午节这天，给家里的孩子烧艾叶水熏蒸，说能驱邪、攘毒、招福，最实际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当年夏天不害疮。小时候，夏天日头似乎特别辣，小孩子容易生疮。祖母靠端午节的艾草煮水洗澡熏蒸，我们竟然不生疮。其他人家也知道艾叶煮水熏蒸好的，就是不记得按时按节去做，不是早了就是迟了，效果不大好。由此，祖母在庄邻中威信高，家里顽童生了久治不愈的痢痢头，孩子母亲就把小人带到祖母这里，请她帮忙诊治，总会有效。

临近端午，母亲也忙碌起来。拣嫩嫩的叶片摘，洗干净，把艾草切碎，用纱布裹着，揉出汁水，滴到新磨的糯米粉里，做艾草团子，上笼蒸，出锅后，个个饱满喧腾又青翠欲滴，味道清香苦

甜，让人回味无穷。母亲还会用新铡的艾草炖翅膀刚放斜口刀子的小笋鸡，锅滚即食，鲜嫩，清淡，香味袅袅。

整个夏季的夜晚，都有艾草点燃的气息，那是乡村原生态的蚊香，淡淡清香，伴着夏季夜露的清凉，和乡亲们摆龙门阵的热闹。艾草升腾的烟雾里，弥漫着中国式的田园牧歌，简单、闲适、惬意。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里记载，五月五日，采艾悬门户上，以攘毒气。明张岱《夜航船》又说：“端阳日以石榴、葵花、菖蒲、艾叶、黄栀花插瓶中，谓之端五，辟除不祥。”年幼时，我对这些风俗由好奇到视若无睹，甚至一度以为迷信。但现在，每到端午，我也会在街头买一束系着红线的艾草，悬挂在居所的门上，进进出出，暗香浮动，耳边回荡起小时候的童谣：“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那些流逝的日子，借着我上班前后的短暂空隙，瞬间奔腾而至。

三月泥土喧腾，四月艾草分叉，五月艾齐人高，清冽之香铺天盖地之时，端午就要到了。

我的家乡，艾草长在房前屋后的边角瓦碴地，旧年宿根，遇春轮回，春风吹，春雨润，如乡下泼皮丫头，一转眼，楚楚有致：那互生的羽叶，那精致的波叠式边缘线，绿茸茸，嫩生生，随着春深夏至，茎叶渐转灰白，似扑了一层薄薄的粉，难怪有人说它像一阙小令。美人多少有点脾气，那味儿纯粹，香里有苦，苦里有风，风里有阳光，颇似

听母亲唱戏

□南通 熊益军

终于回到母亲的身边。见到久未回家的儿子，母亲那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一番问长问短后，母亲忽然说要给我唱一曲越剧，因为她最近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越剧兴趣班的学习，每天早晨还去人民公园，与那儿的老年戏剧爱好者们唱上一个多小时，她要让儿子听一听、乐一乐。说着，她便来了一曲《西湖山水还依旧》，边唱，还边手拿舞台用的漂亮折扇摆上相应的舞蹈造型。可是，母亲一曲下来却唱得我黯然神伤，不仅字不正、腔不圆，而且五音不全，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嗓音干涩、沙哑，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采，母亲这是怎么了？

记忆中，母亲的嗓音是十分圆润甜美的。她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长期兼任音乐课教学，她那悦耳动听的歌喉一直是我引以为荣的资本和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的亮点。她演唱的《红梅赞》《南泥湾》《北京的金山上》《英雄赞歌》等歌曲，那优美动人的旋律至今仍在我耳畔萦绕，特别是她那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在我看来简直可与原演唱者相媲美。母亲的歌声就如一道彩虹，使我的天空缤纷灿烂，又似一碧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田。可如今，母亲韶华不再，青春远去，岁月的风尘无情地将她满头的黑发

染白，夺走了她百灵般的歌喉，联想到这些年她风里来、雨里去，为我们儿孙操劳忙碌，费尽了心血，我禁不住鼻子阵阵发酸。

母亲告诉我，前几天她参加了老年戏剧清唱比赛，她第一个登台表演，结果得了第一名，不仅拿了证书，还拿到了一条毛巾、一块香皂的奖品呢。说着，她拉开抽屉，取出证书递到我手里。手捧母亲的获奖证书，不知怎的我就泪眼朦胧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外东奔西走，忙于自己的事情，很少有时间回家看看，母亲不仅毫无怨言，而且还时常打电话来要我注意身体。去年冬天，她亲手给我缝了件棉背心，说穿上它比商场里买的那些保暖服更能御寒，上个月她又捎来双布鞋，说我脚气重，坐在办公室里穿上这样的鞋子舒服些……小时候，母亲为我操碎了心，现在我已人到中年了，母亲还是放心不下，一直记挂着我。俗话说，养儿防老。可现在母亲年事已高，我却不能呆在她身边尽一份孝心。每念及此，我内心就充满愧疚。

母恩深似海，我是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尽母亲的养育之恩的，唯有像歌中唱的那样，常回家看看，多陪陪母亲，给母亲倒上杯茶，端上碗汤，做上顿饭，再听母亲唱唱戏。

碧水如镜小浪底

□西安 许双福

坊间有这样一句口头禅：“跳进黄河洗不清。”说明黄河水多么的浑浊。一年冬天，我在兰州市的中山桥上看到的黄河水是清凌凌的，曾经多次到兰州，只有这一次，黄河水在我的意识里改变了原有的模样，黄河水流经兰州不是一年四季都是黄色，再往青海上游走，可能更清一些。

2015年夏季，我与朋友去三门峡水库，专程来此看大坝，放眼望去，大坝充满着沧桑感，岁月的风雨使其变成了古灰色，与周围的黄土地融在了一起。库区的水似乎是被搅拌的黄泥汤子，乘电梯下到坝底，闸口泛出的水也是像泥汤，感觉很是黏稠，河床里的大石头上覆盖着湿润的新泥，可以想象，水库里的淤泥该有多么的厚。通过一些媒体对三门峡水库的报道，发电量减少，库容量降低，直接影响了原有的装机容量，专家们对大坝进行评估，采取了多少次补救措施，也没完全解决淤泥问题。

看到三门峡水库我想到了小浪底水利枢纽，若是不远的话也想去看看，一查离这里一百多公里，朋友摇摇头，算了，有机会咱再去。说到小浪底水库，它与三门峡水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三门峡水库进入了“老年”，已不能完成其“年轻”时的“工作”，才由小兄弟小浪底水库来接任“哥哥”的“职责”。

看资料，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1991年9月

12日开始进行前期准备工程施工，1994年9月1日主体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0月28日截流，2000年初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2001年底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是中国水利建设的又一辉煌工程。晚饭时，摄协主席击掌，让大家边吃边听，他讲道：“采风的过程中，有同志提议，回去时途经小浪底水库，刚好顺路，下高速进库区游览一下，咱们举手表决，如果多数人同意，咱们就到小浪底。”

下了高速没多久，就看到了宽阔的水域，水很是清澈，有人喊道：“这就是小浪底水库流下来的水。”我一口否定：“不可能，三门峡水库的水跟泥汤子一样，黄河水到这里就变清了，是用什么方法使其变得如此纯净的？”说着说着，车停了下来，“小浪底水利枢纽”几个大字就在眼前，我还是迷惑不解，同样是黄河水，流到了这里就跟变魔术一样，清澈得让人不敢相信。

来到坝底，看着闸口涌出的清水，使我想到了三峡，水跟三峡大坝涌出的水一模一样，脑子里还在想着三门峡水库，相隔一百多公里，真是两重天，这里的水清得让人有一种冲动，如果能够着，真想捧上一捧，尝一尝是啥滋味。坝区绿树葱葱，碧水如镜，让人难以置信，这就是黄河。看着流出坝区，河道渐渐变宽，烟波浩渺，一派江南秀色，令人畅然无比。

槐花情思

□潍坊 杨炳阳

静下来的时候，总会想起家乡的槐花。

记得儿时，每到槐花盛开的季节，我便挎着竹篮，和姐姐一块儿到村口的小路上摘槐花，那是一条两旁栽了十几棵槐树的小路。姐姐手中的竹竿肆意挥舞着，朵朵小花经不起敲打，轻盈地飞舞着，像雪花、像羽毛、像梦中的云朵，然后伴着融融的东风，伴着童稚的笑声悄然飘落。我们带着几分怜惜把它们拾进竹篮，欣喜地朝家里跑去。母亲把槐花和面粉搅拌均匀，放在锅里蒸熟，再添加各种调料便可以食用了。我大口大口地咀嚼着这些美味佳肴，并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好吃好吃……”

后来我上学了。学校在小路的转弯处，每天我都从小路上走过，只是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淹没了槐树下的欢笑。不经意间，我从顽劣无知的孩童变成了对知识无限渴求的少年，而槐花也在季节的轮转中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再后来，我又要转到县城里的重点中学读书了。那天槐花开得正浓，我和父母走在村口的小路上，乡亲们得知我要到县城求学，纷纷出来为我送行，我数着一棵棵粗大的槐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深情地望着满树槐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年我们十几个青年带着火热的心，从城里来到村庄，种下了这些树，你看，都长这么大了。记住，你一定要回来！”我用力地点点头，沿着小路向远方走去。待再次回首，茫茫的槐花海里，依然伫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泪眼朦胧中我突然觉得淳朴、善良的乡亲不正如一朵朵洁白无瑕的槐花吗？于是，那朵朵的槐花携着乡音、乡情、乡恋一起飞进了我心中。

时光荏苒，转眼间离家已有四十多个春秋，可每到春天，我总会想起小路上的槐花。那年四月，我收到了父亲的信，信上说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可大了！村口那条小路准备与公路连在一起，两旁的槐树也要砍掉，如果你春天不回来，恐怕就看不到这些树了！读着那朴实无华的词句，我不禁感慨万千：父辈们把满腔的热情无私地挥洒在一个个贫瘠的角落里，从20年30年直到一辈子，其间多少苦难与艰辛、多少困惑与挫折，都改变不了那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执著。如今他们脸上已刻满皱纹，青丝也染上了白霜，但他们多么希望孩子们能圆了自己当年未圆的梦啊！

春雨丝丝淋湿回家的心情，我又踏上家乡的小路。槐花的消香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没有喧嚣，没有浮躁，有的只是阵阵芳香。我突然有所悟：其实更多的时候，历史不是在某个伟人或狂人所谓的壮举中诞生的，而是由许多普通人在踏踏实实的生活中共谱写的！蓦地，两三朵小花从眼前飘过，我抬起头，在霏霏细雨中，千万朵洁白的槐花如同千万个世间的小精灵，向我灿烂地微笑着……